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越王樓歌

洙曰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嘗創

樓於江濱鶴曰按新舊史越王貞未嘗刺綿州且顯慶亦非中宗年號乃

高宗年號今詳詩末君王舊跡之句意是中宗或睿宗曾受此封及刺此

州蓋史失書也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

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

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

千秋萬古情

海棕行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

公云花木以海為名者悉從海上來

鶴曰唐子西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

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注云即

老杜所謂東津者據此則公館海棕

皆在涪江

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

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

紛海棕焉知身出羣感慨情移栽北辰不可

得時有西域胡僧識結更落落○師曰綿州

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

鶴曰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

師而不可得也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皆黑

灰問東方朔朔曰不知可問西域胡法蘭法

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

不識其為何物故及之

○姜楚公畫角鷹歌夢弼曰名畫記姜

在藩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識之明

玄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封楚國公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觀者貪

愁掣臂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

左綿如何
左綿如何

上集卷九

二

綿却嗟真骨遂虛傳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
搏空上九天自負愈高

宗武生日鶴曰宗武小名驥子公之子也時公送嚴公至縣旋

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而家在成都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
老夫名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
理休覓綵衣輕凋瘵筵初秩歌斜坐不成流
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瑞溪集云文選者文章之祖也自兩漢而

下至魏晉宋齊文之精粹者萃而成編子美
大率宗法文選撫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嚼為
我語故又用以訓其子焉及唐文弊尚文選
大過李衛公德裕云吾家不蓄文選此蓋有
激而言也夢符曰抱朴子項曼卿修道山中
自言言至天上遊紫府遇仙人以流霞一杯飲
之輒不飢渴

光祿坂行夢弼曰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
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
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

即今多擁隔

洙曰一云開元元年鄭榮傳信記云開元初玄宗勵精理道天下

大治安西諸國悉更爲郡縣行者不齋糧上猶惕厲未已鮑曰按崔寧傳寶應初蜀亂山賊乘險道路不通與此詩合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

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

峽何由見兩京

鶴曰羣盜尚縱橫蓋指當時時史朝義與吐蕃之亂未已

客夜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

遠江聲

凡言動盡靜靜中動意皆謬見黨合境趣自無不有耳

計拙無

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希曰葉挺嘗云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工在不肯字入簾一作捲簾

客亭

秋窻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

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

事飄零任轉蓬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

斷酒不飲篇中有戲鶴曰漢中王名瑀讓皇之子汝陽王之弟按本傳蕭宗詔收羣臣馬助王瑀與魏少遊持不可帝怒貶蓬州長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

五秋螢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不能隨阜

蓋自醉逐浮萍趙曰客星用嚴子陵事乃公自喻也夢弼曰陶潛詩且進

杯中物洙曰崔瑗有座右銘趙曰皂蓋指漢中王也漢二千石朱輔阜蓋鶴曰按史云漢

不能隨阜蓋及奉漢中王手扎詩云剖符來

蜀道皆太守事疑史誤當是貶蓬州刺史也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

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酪

酹淨掃鴈池頭師曰嗟不起言漢中王以酒而得病也鄭曰西京雜記梁

孝王苑有鴈池趙曰天后時諸卿大夫晦日宴高文學林亭各賦詩高矯詩云駕言尋鳳

侶乘歡俯鴈池則前此素有鴈池之名隨地可以泛指為鴈池矣

羣盜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

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魯衛對偶然貴介之

盛賓客之感意度之美典空餘枚。叟在徐陳以下

刑森然其自敘亦壯哉。復著枚叟但應念早升堂芻云語云魯衛之

取稱意而已。與兄璉俱領重鎮洙曰魏文帝與王粲書云

徐陳應劉一時俱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

也。趙曰謝惠連雪賦梁王遊於兔園乃置旨酒

贈韋贊善別

鶴曰按唐志東宮官左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

諷過失贊禮儀又按韋贊善當是韋見素之後也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

掩荆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

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

塞此日意無窮鶴曰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蓋指史朝義之亂未已而

西域党項又入寇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夢弼曰公九日在梓州登臨時嚴武

還朝尚在蜀
棧道中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
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
馬迴首白雲間

巴嶺荅杜二見憶

嚴武

臥向巴山落月時兩鄉千里夢相思可但
步兵偏愛酒也知光祿最能詩江頭赤葉
楓愁客籬外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

度冷猿秋鴈不勝悲

洙曰晉阮籍聞步兵

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宋謝莊

題玄武禪師屋壁

夢弼曰按梓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赤日石林氣青天

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林渡不驚鷗似得廬山

路真隨惠遠遊

修可曰顧愷之小字虎頭尤

載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舊注以為僧相誤

矣復齋謾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
瀛洲瀛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
虎頭還能滿壁畫滄洲子美又有山水障歌

云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乃滄
字無疑也田曰圖經載舒州潛山最奇絕而
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謀於梁
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物識其地
得者居之道人云其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
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
忽聞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
人不憚然以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
築室焉洙曰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姓名常
乘木杯渡河因名焉趙曰不驚鷗乃列子海
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從之遊借用此意沈
曰晉陶淵明與惠遠遊從在廬山結白蓮社
趙曰公言壁間所畫似是廬
山路可以尋訪惠遠之遊也

與公翫月呈漢中王

月暈子涉
証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
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
術風吹暈已生夢弼曰以淮南王比漢中王
注云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圓畫缺其一
面則月暈亦缺於上也鄭曰暈正問切日月
旁氣希曰照或作點嘗見善本
如此故東坡有一點明月之詞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索
浣花草堂亦何有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

帽紋為書
象

事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
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
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
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
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
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
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師曰梓
州屬東

川嚴二乃梓州人為梓州別駕夢弼曰時徐
知道反八月伏誅而劍南大亂也鶴曰于定

國條州大小為設吏貞治中別駕諸郡從事
秩六百石又續通典云唐以堂吏朱儉為華
州別駕給事郎蕭傲駁曰別駕古為治中從
事與刺史別乘則別駕稱從事其來尚矣夢
弼曰青螺粟帽之紋也言舞劍時袖拂帽紋
之塵也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者也趙曰
後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
堅不如雷與陳逢原曰翟公云一貧一富乃
知交態悠悠泛泛交也此謂視乾坤之內雖大
而相知者皆泛泛爾洙曰魏志劉備曰若元
龍文武膽志當求之於古耳晉武帝問王戎
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
中求

嚴氏溪放歌

土集卷九

仲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劔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肥肉大酒徒相要其嗚憤憾不平語特未悉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况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憾憾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趙曰邊頭公卿謂居邊之守臣也獨驕謂有跋扈之意也其費心姑息特一役耳何

補於事哉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務以自強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夢弼曰列子周穆王八駿曰赤驥陸機赴

洛詩頓主倚舊巖李善注頓猶舍也戰國策夫驥之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羃之驥於是俛而噴仰

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韓詩外傳黃帝即位鳳乃蔽日而至止帝東園集帝桐樹食帝竹實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

自煎熬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

本邪羸無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

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洙曰易日中為市夢

將盡爭之阮籍詠懷詩膏火自煎熬趙曰張

衡西京賦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技雜苦蚩

眩邊鄙向必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注云

邪偽也欺偽之事自餘羸豐饒足恃也洙曰

左傳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人謂之八

元此十六族也堯不能舉而舜舉之天下如

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故也

商君傳衛之庶公子名鞅姓公孫相秦十年

封之商於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天資刻薄

少恩變秦法令宗室貴戚多怨望者告商君

欲反遂滅商君之家唐子西語錄云舜舉十

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

蕭曹來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

勲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

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師曰禮云國之將興有開必先漢光武中

與使國祚永長實自高祖有開其先也雖然高祖之聖亦以得蕭何曹參輔贊之功光武中興亦由寇恂鄧禹耿弇賈復輩相與經綸收復土宇及功成名遂光武不任以吏事俾之各遂朝請善得御功臣之術是以漢運終四百餘年而二十八將得繪像於南宮雲臺也肅宗中興是亦光武之比奈何諸將邀功養寇其與寇鄧耿賈輩遠矣是詩子美蓋傷肅宗無駕馭英豪之策也

秋盡

鶴曰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往梓州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

却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

落劒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

何時獨好開

鶴曰成都大城西有少城洙曰典略云劉松袁紹在河朔於三

伏之際酣飲避暑號為河朔飲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

嶠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

自然壯麗

獨鶴不知

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

目極傷神誰為攜

趙曰金華山涪水皆屬梓州射洪縣希曰唐志

屬越嶲郡有越水嶺水三蜀初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漢郡武帝又分置捷為郡後漢

謂之三蜀鄭曰嶺悉委切巴渝二州名希曰通典黔中謂之五溪注云酉辰巫武沅等溪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

堂遺迹

夢弼曰按本傳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於金

華山尤善屬文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子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二十

八章王適見之曰是必為海內文宗初舉進士武后時擢麟臺正字遷右

拾遺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開其富欲害之捕送獄中憂憤死大曆中東

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於梓州而學堂至今猶存

涪右眾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

抱瓊臺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

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

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

青苔悲風為我起激洌傷雄林

希曰梓州在涪江之右故

曰涪右師曰蔚藍天乃洞天之名金華山有觀故云洌曰孫綽遊天台賦瓊臺中天而懸

居趙曰蔚藍者茂蔚之藍今詩人言水曰接
藍然則天之青亦可言蔚藍近世韓子蒼出
汴州即事詩云恍然不悟身何處水色山光
盡蔚藍夢弼曰寰宇記射洪縣南有懸巖山
遠望皎如白雪焉下云王女仙人又皆指觀
中之景也宋曰曹植遠遊詩靈鼈戴萬丈禪
嶽儼嗟峨仙人翔
其隅玉女戲其阿

陳拾遺故宅鶴曰拾遺故宅當與書

詩中及同遊英俊人按拾遺嘗有序
送公之祖審言與古州司戶云羣公

愛爾衡之俊留在京師則當
時審言亦與拾遺為交遊矣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脩椽悠揚荒山日慘淡

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

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同

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郭振起

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鈎連盛事會一時

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編殊曰

司馬相如皆蜀人按本傳子昂輕財好施篤
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

趙元最厚鶴曰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通泉
尉通泉梓州屬邑趙彥昭字真然與元振嘗

同為太學生故宜同游璧有題字也趙彥昭
景龍中又與公犬父審言同在修文館夢弼

曰趙彦昭以權幸進後為刑部侍郎封耿國
公趙曰子昂有感遇詩曰吾觀龍變化曰聖
人不利已曰金鼎合還丹等篇者是也洙曰
傳言子昂死有文集十卷盧藏用為之序盛
行于代

○謁文公上方忠義祠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
橫扶踈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
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
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金禪龕只

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甫也南北人

蕪漫少耘鋤久遭詩酒汚何事忝簪裾王侯

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迴向心地

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車渠無生有汲引茲

理儻吹噓洙曰江文通詩絳氣下縈薄注云

石梯曰磴洙曰高僧傳僧惠永感虎來馴又

高僧傳講經而天雨花夢彌曰釋書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
洙曰大珠白月言其性之圓明也故佛書有
尼珠及水月之說又曰望以前為白月望
以後為黑月見佛書云師道曰蕪漫少耘鋤

謂性地荒而不修也。夢弼曰：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梁武帝問達摩：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又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華嚴經有十回向。東坡志林子美詩：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別有事在也。鶴曰：子家有右刻東坡帖云：子美此四句感慨通達，其於道必有得也。庖丁以牛入輪扁以輪入子美，蓋以詩入也。耶捫蝨詩話：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如諸字之流也。杜詩有高妙語，如去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可謂深入理窟。晉宋以來，詩人無此句也。心地乃莊子所謂游心於淡，合氣於漠之義也。洙曰：涅槃經一目盲人為治目，故造治目良醫，其時良醫即以金篦刮其眼目，法華經或有行施金銀珊瑚。

真珠摩尼碑，磔瑪瑙。夢弼曰：華嚴經一切法本來無生。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

相逢早，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遊子無根

株。茅齋付秋草，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

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

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

脩可曰：尚書大傳：武王登

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趙曰：南京

指成都府也亂初定指去年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
洙曰木玄虛海賦維長綃挂帆席謝靈運詩泛舟采石華挂席拾海月
晁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注云古者一两金直十千今言十金則知為百千矣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人有此歎十字盡之
又起語如此故
別 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
困無獨立俶裝逐徒旅達曙陵險澁寒日出
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繫

汀洲稍踈散風景開快悒空慰所尚懷終非
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
途更灑楊朱泣洙曰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脩可曰張平子思玄賦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
洙曰阮籍常不由徑路而行途窮則哭楊朱
初朱後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事入羊腸學筆筆注洙恐是聖釋手泣多歧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魯曰地理志梓州通泉縣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諺號沈家坑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温蚊蚋集人遠

鳧鴨亂登頓生曾陰歆傾出高岸驛樓衰柳
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
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去國同

王粲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脩可曰孔子

傷時也趙曰王粲字仲宣漢獻帝時西京擾
亂乃之荊州依劉表有七哀詩云西京亂無
家豺虎方遘患復棄
中國去身遠適荆蠻

過郭代公故宅

夢弼曰郭震字元振
以字顯舉進士授通
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
掠賣部中以餉遺賓客百姓賦苦

武后召欲詰既與語奇之索其文章
上寶劍篇后覽嘉歎遂得擢用景雲

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
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

外省獨元振摠兵扈從事定宿中書
省一十四日以功封代國公鶴曰代

公魏州也宅在宣陽里今云故
宅當是指作尉通泉時所居也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

何自若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

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

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羣公見慙色王室無

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

寶劔篇神交付冥漠（注曰）江淹賦脫略公卿

噴薄沸騰（趙曰）按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

尚書復同中書門下竇懷貞等附太平公主

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

門樓元振躬率兵侍衛奏上前奉詔誅懷貞

等又按神龍乃中宗即位改元元龍後學每

二年凡八年今公詩云定策神龍而末則禍

疑之嘗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

胎在神龍而下也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謂太平公主既誅則君臣之間玄宗得尊位

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所以成睿宗付託之

意矣（定功曰）元振寶劔歌云君不見昆吾鐵

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

年鑄作寶劔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

嗟咨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

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相逢君子身精

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

遊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

零落飄淪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

夜氣衝天脩可曰文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誅

曰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南史劉評字彥度阮

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注曰）稷字嗣通

評一造之即顧以神交（注曰）稷字嗣通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注曰）稷字嗣通

古博雅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

以書顯家後莫能繼稷外祖魏徵當

齊

國圖籍多藏虞褚舊跡稷銳精模倣
 結體道麗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
 睿宗在藩留意文學嘗喜之及踐祚
 稷於是時見擢用遷黃門侍郎參知
 機務歷太子少保會竇懷貞以附太
 平公主伏誅稷坐知謀賜死萬年獄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
 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
 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
 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發地扶
 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

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夢弼按

稷有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

比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西望

咸陽途日暮憂思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差

我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換人

生知幾何又按梓州通泉縣有慈覺寺其額

乃稷所書洙曰漢曹嘉工篆隸變懸針垂露

之法趙曰按稷書慧普寺碑三字字方徑三

尺許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其字乃真
 書而公有蛟龍之喻余嘗到慶壽觀之三字
 之傍有鼻鼻纏捧此其蛟龍岌相纏也詩人
 道實事為壯觀之句耳稷所畫西方變相則
 云洙曰郭薛謂郭代公薛少保夢弼曰按郭
 元振傳元振與薛稷趙彦昭同為太學生
 豈郭與薛舊為同舍後嘗會於通泉耶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畫色久欲盡蒼然

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

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羣遊森會神威

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隣高堂未傾覆幸得慰

佳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

耻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夢弼曰圖

畫聞見誌今世所謂薛稷八鶴後人多效之然子美詩云薛公十一鶴不知三鶴何在也

蒼也
倉庚今音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

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遇形

勝得醉即為家大向出離曲為景收亦未三

美人登。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

蓋不爾泉晚攜酒泛江衣白日為為盡更對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

客有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
 羞下顧城郭銷我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
 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舞逶迤夜
 未休燈前徃徃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
 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
 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臨深莫相違
 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霜
 露霑人衣

洙曰後漢陳寔字仲弓為太丘長世說陳元方嘗候袁紹紹問曰卿

家君在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老
 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
 其所安久而益敬夢彌曰此以美姚之為通
 泉縣也洙曰老子為柱下史後漢桓典為侍
 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
 驄馬御史夢彌曰此以美王侍御也洙曰荀
 子瓠巴鼓瑟游魚出聽脩可曰未句倣謝希
 逸月賦月既没兮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
 佳期可以還微霜霑人衣

建都十二韻

鮑曰寶應元年建五都

府為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

南都太原府為北都鶴曰上元元年

初建五都二年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
黃屋尊建都分魏闕下詔闕荆門恐失東人
望其如西極存時危當雪耻計大豈輕論雖
倚三階正終愁萬國翻六句宛牽裾恨不死
漏網辱殊恩永負漢庭哭遙憐湘水魂窮冬
客江劔隨事有田園風斷青蒲節霜埋翠竹
根衣冠空穰穰關輔久昏昏願枉長安日光
暉照北原洙曰後漢議功於雲臺黃屋天子
車蓋也鶴曰下詔闕荆門指江陵

府為南都也洙曰東方朔傳願陳泰階六符
注云泰階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
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正是
謂太平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實河南辛
毘諫帝不納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前漢刑
法志網漏吞舟之魚夢弼曰公為拾遺時上
疏言房瑄不宜廢肅宗怒宰相張鎬救之故
有牽裾漏網之句洙曰賈誼上疏論政事曰
切惟事勢可為痛哭屈原見讒於楚沉湘水
而死穰穰衆多貌史記貨殖傳天下穰穰皆
為利往夢弼曰關中三輔謂左扶風右馮翊
與京兆也長安日蓋用晉明帝幼時元帝問
日與長安遠近北原
言太原河北之地也

遠遊

廣德元年梓州作

賤子何人記迷方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
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
走失喜問京華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夢弼曰按唐史廣德元年正月

甲申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
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寫喜意真切愈朴而近白
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

夫一頁

滿縣花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為玉人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
盡灞上遠愁人鶴曰漢南應老盡公自喻時在梓州也夢弼曰灞上遠愁

人公懷長安也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

不意此者
不日風物乃
尔

鳴金驪裏佳人屢出董嬌饒東流江水西飛

燕可惜春光不相見願携王趙兩紅顏豈獨黃四

娘哉此王趙第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近梓州請公一來開我愁舞處重看花滿面

樽前還有錦纏頭洙曰嬌饒名姬也朱子侯

水西飛燕可惜春光不相見以興見招之後

不復見其姬也故下句有願携之詩焉句法

則用古樂府云東飛百勞西飛燕黃姑織
女時時見端本曰王趙亦通泉之妓也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

成都府鄭曰鄴縣屬梓州鄴上稽切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

自有春謂成都好吾別不足惜野花隨處發

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題鄴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為爾獨相憐雲散灌壇雨春青

彭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

路逢人問幾賢夢弼曰博物志太公為灌壇令武王夢婦人當道夜哭問

之曰吾是東海神女嫁於西海神童我行必
有大風疾雨今為灌壇令當道廢我行武王
覺召太公問之果有疾風大雨從太公邑外
過晉陶潛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稻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

忍相遺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

訊到日自題詩鄭曰十道志開州有白狗峽

峽高崖上有石色黃如牛夢弼曰宋玉高唐賦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異州四

使君登惠義寺夢弼曰按地理志惠義寺長平山在梓州

鄭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

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

印瀟灑共安禪語各典刑○覺範曰不住者言無著也趙曰誰能解金印

所以諷四使君也希曰法華經偈安禪各掌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鶴曰涪江

在梓州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
羨君還花雜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
少更益鬢毛斑

春日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
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回廊春寂
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

應須到上頭

蘇曰常琮侍煬帝遊寶山帝曰
幾時到上方琮曰昏暗應須到

上頭左右失笑帝曰淳古君子也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好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

人符大名讀書雲閣觀問綃錦官城我有浣
花竹題詩須一行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

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

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

愁人到酒邊孫季昭曰杜子美善以方言里

不絕談其曰吾家老孫子質朴古人風客睡

何曾著秋天不肯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

鋤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不分

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負鹽出井此

溪女打鼓發船何

郡郎此類甚多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

浪前輕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

日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夢弼曰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四面孤絕俯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

浪出遊花濃春寺靜境意竹細野池幽何處

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

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

老回看不住心邁曰鶴林即靈仙觀也趙曰

故云無白日此言長明燈也借傳燈字洙曰

給孤長者以黃金側布于祇園地夢弼曰金

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

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

夢弼曰按圖經兜率

寺在梓州郫縣南

無巴

蜀耳

棟宇自齊梁與前華夷山不斷吳蜀水

相通同而蕭然感愴特異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本謂

味周顒勸之食菜應

作周顒緣出處姓誤

航石林葉夢得詩話云詩人以一宇為工世

可以形迹捕詰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

則其遠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

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似謂好佛豈誤記

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

於言外也趙曰

解而身竄荒谷也夢弼曰何顒疑是周顒蓋

何顒後漢黨錮之輩周顒嘗奉佛食菜攻之

南史周顒字彥倫音辭麗長於佛理然公

集中岳麓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顒免與孤之

句豈亦誤耶趙曰法華經云有大白

牛肥壯多力以駕寶車蓋喻大乘也

望堯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

浪花翻不復知天大謂樹密故耳昨見王安石

何所不可空餘見佛尊見宜音現時應清盥

罷隨喜給孤園洙曰釋書有給孤長者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

允參范郎中季明鶴曰是年岑參自

號州長史入為太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

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

范為報各衰年鶴曰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

邊謂玄宗肅宗是年三月葬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

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

淚忍對百花叢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

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

去寥落寸心違

洙曰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督課郡國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

或為辨為豔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

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

色偷眼豔陽天

容齋三筆云唐李義山有詩云縷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

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

縷月為歌扇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

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相似老杜亦云

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

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

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

携妓不必稱此留語

自為美當避豔陽年

衣為對也夢弼曰梁簡文詠內人詩風吹玉

袖香鮑照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茲辰

後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鮑曰古詩云度

前漢元帝紀自度曲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

贊曰謂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脩可曰古

樂府羅敷作陌上桑之歌又秦氏有美女自

名為羅敷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

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

夫時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公用此以諷之

再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攔干上處遠結構

坐來重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鍾雲門春寂

寂此別惜相從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

歲月長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

竹抽梢合過墻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西郭

故言同病(夢弼曰吳越春秋子胥曰子不聞

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趙曰南溪即

絕句

江邊踏青罷迴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

鼓角悲

趙曰三月二日出郊踏青或云乃成都事也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一作送歸合州

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

勸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施春江

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江花

未盡會江樓呂氏童蒙訓曰前人文章各自

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

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自在搖行樂亦云聊此魯直句法也

送辛負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永徽圖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

櫻郭外誰家負郭田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

仰望足離筵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無一作送細

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

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

江邊樹裏共誰來

江漲呈竇使君

綿州巴西郡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

噴薄言江

水之漲也萬井逼春容霄漢愁高鳥

鳥愁言不泥得其食也

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携我豁心胷

楊子龍蟠于泥

未對北又呈竇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

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

杞人憂天吾手起可見之

不換

飲朝來減片愁

夢弼曰晉謝安與孫綽泛海上風轉急即迴列子黃帝篇海

上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其

父曰汝取來吾觀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

不下剡溪在會稽之南禹貢淮海惟揚州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

醉無醒漂泊猶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

別同是一浮萍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

州兩使君咨議諸昆玉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一作淡

漢春郭水泠泠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

歌意無極好為老夫聽夢弼曰地理志鹽亭

美嚴氏也以引下句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

世載其英鬱若相如矚若君平王褒擘擘而

秀發揚雄含章而挺一德星復以比嚴氏也

異苑陳寔字仲弓與諸子姪季和父子討論

干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或云嚴氏見唐書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

本養家子以財役閭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賞

助邊得為州長史嚴武知其才署押衙未知

是否為

于偽切

倚杖鹽亭縣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

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

意淒涼憶去年夢弼曰浪一作日謂可狎之

景之可重也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

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鴈一作鳥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房

舊相思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庭分未到舟楫

相肅宗後謫官為漢州刺史西池乃瑄所鑿

潘

有光輝豉化尊絲熟刀鳴鱸縷飛使君雙阜
蓋灘淺正相依舊相言房瑄也指言於恩追
追道其實也又言闕庭未到之間數數游此湖此
遊而當承恩命時則舟楫為有光輝也豉是
義切尊音純凡煮尊須用鹽豉以物性相宜
也世說王武子前有羊酪問陸機吳中何以
敵此機曰千里尊羹未
下鹽豉千里湖名也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群眠沙泛浦白於雲鳳凰池
上應迴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夢弼曰公以自

書令為尚書人賀之曰奪我鳳凰池也王羲
之為右將軍性愛鵝山陰有道士好養鵝羲
之為寫道德經籠
鵝而歸甚以為樂

荅揚梓州

閱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東州梓

却向青溪不相見回船應載阿戎游夢弼曰

之先人昔嘗守梓州鑿池一百頃引水為農
田之利在青溪之西號楊公池今乃子又守
此州故有載阿戎之句晉阮籍謂王渾曰與
卿語不若與阿戎談阿戎謂渾之子王戎

柑園

結露者成
晚實之類
後凋之義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
避花繁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

熟終得獻金門

洙曰蜀柑也入貢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
此林泉遭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
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
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

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于戈未偃息

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

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

先偶携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無固必幽

貞愧雙全

幽貞愧雙全流離困走中常有失身之懼非經歷變態不知此言之

也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

為鄰里憐

本作難欲逃自然先生定作雅欲洙曰屈原十居將誅鋤草茅以力

耕平記儒有一畝之宮趙曰公以乾元二年
十二月至成都明年為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為寶應元年乃公成草堂之
目也唐高祖勅云使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
作早晚得斷手凡營造了當言斷手者矣葛
常之詩話老杜當于戈騷屑之時間關秦隴
於是入蜀始有草堂之居觀其經營往來之
勞備載於詩乞樹本於何少府乞果我於徐
少卿以至詰王錄事許修草堂費不到蓋其
流離貧窶之餘不能以自給皆因人而成也
然未及黔突避成都之亂入梓居閬其心則
未嘗一日不在草堂遣弟檢校草堂云鵝鴨
宜長數柴荆莫浪開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
松蔓草易拘纏送韋郎歸草堂云成都亂定再依
竹抽梢合過墻每致意如此成都亂定再依
嚴武為節度參謀復歸草堂云不忍竟捨此
復來理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堞萬竹踈則其
喜可知矣未幾嚴武卒復捨之而去以史及其

公詩攻之草堂斷手於寶應之初而永泰元
年四月嚴武卒是年秋公已在雲安此草堂
終始得四載而其間居梓閬三年公詩所
謂三年奔走空皮骨是也則安居草堂僅閱
歲而已其起居寢興之適不足償其經營
往來之勞可謂一世之羈人也然自唐至今
已數百載而草堂之名與其山川草木托公
詩以為不朽之傳蓋公之不幸而其山川草
木之幸也趙曰秦本紀幽而不正
非君子之幽也易幽人之貞吉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鶴曰

後章彝也時為梓州刺史是年春是
李梓州夏是章彝繼之也明年嚴武
再鎮成都因小忿召章彝殺之又按
唐節度有留後長慶間留後始改為

知院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

漏天東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本無丹竈

術那免白頭翁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

雲底渡水簷雨細隨風出號江城黑題詩蠟

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趙曰公因宴

安也燒棧字出漢書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

洙曰雅州在蜀之西地多雨名漏天鶴曰是

年吐蕃陷隴右諸州詔焚大散關時公在蜀

之梓州梓為東川雅州之漏天屬西川公猶

言朝廷在燒棧之北鼓角在漏天之東耳

文公語錄杜詩最多誤字蔡與宗王異固好

而未盡其嘗欲廣之作杜詩考異未暇也如

風吹蒼江樹雨洒石壁來樹字無意思當作

去字無疑去字對來字又如蜀有漏天以其

西北陰盛常雨如天之漏也故杜詩云鼓角

漏天東後人不曉其義遂改漏字為滿似此

類極多夢符曰漢霍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

為治第洙曰後漢桓典為侍御史常乘驄馬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為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

家語作佑
扶侍言奉母
遂終中也
孝詩多
言孝子事
實

進風涼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
燭似惱鬢毛蒼趙曰臺高遺暑濕言臺之高
如在雲霄間頓失去暑濕之

氣洙曰詩
屢舞僂僂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

筓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宦遊迎養離別
豈弟能言

不堪無限意艱危深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

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趙曰大家指言王判
官母以班氏比之也

洙曰後漢曹世叔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
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

家子殼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
征賦以叙行李顏師古注家音姑修可曰楚

國先賢傳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好飲江
無之宗入林中哀號筓為之生後漢列女傳

姜詩及妻龐氏至孝母好飲江水嗜魚鱸又
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鱸呼鄰母共之舍側

忽有泉湧味如江水每日輒出雙鯉常以
供二母之膳鄭曰寰宇記黔州為黔陽郡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

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租帳

飄金繩南陌既留歡茲山亦深登清闈樹杪
磬遠謁雲端僧迴策匪新岸所攀仍舊藤耳
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出塵闕軌躅畢景遺
炎蒸永願坐長夏將衰樓大乘羈旅惜宴會
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趙曰中軍
指章留後上客指崔都督也夢弼曰恒胡登切常也久也趙曰漢踈廣傳設祖道供張洙曰法華經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八交道黃金為繩鮑明遠詩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師曰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教羅漢果謂之小乘教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日動映江幕風鳴

排檻旗絕葦終不改勸酒欲無詞已墮峴山

淚因題零雨詩夢弼曰晉羊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

碑立廟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詩東山零雨其濛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賓少尹

秋日野亭千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

客何所作公自注音佐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

為難離別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籍籍新京

兆青史無勞數趙張希曰成都前號南京故

張敞為京兆尹吏民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章梓州水亭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

韻夢弼曰枝唐奕家小堂圖有肅明

觀道士席謙奕棋第一品又按公集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芟荷吏人橋外少秋水

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荆門愛山

簡吾醉亦長歌如此用事自是點綴得入事

漢中王也趙曰後漢薊子訓有神異之道到

京師公卿以下皆候之此以比席道士也晉

山簡鎮襄陽每出嬉遊多之習氏園池置酒

輒醉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

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

戲作寄上漢中王二首公自注王

雲裏不聞雙鴈過掌中貪見一珠新秋風嫋

嫋吹江漢只在他鄉何處人夢弼曰鴈喻兄

乃汝陽王璉時已卒故公有是句洙曰漢孔

融見韋元將仲將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生

於老蚌趙曰佛書其父書曰不致雙珠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杳杳東

山携漢妓泠泠脩竹待王歸洙曰謝安嘗與

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

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

舟人承言即回眾咸服其雅量謝惠連雪賦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梁王不悅遊

於兔園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趙曰謝安居東

山每遊賞必以妓女從脩可曰脩竹梁孝王

園名也續漢書梁王兔園多植竹即所謂修

竹園地志云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中有鴈

池脩園

園

園

園

園

園

園

園

櫻拂子

櫻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

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

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啞

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

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夢弼曰白羽

嘗進白羽扇賦以見志云肅肅鳥羽穆如清

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時李林甫

代其為相也尹曰李善注文選金錯刀引續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又漢食貨志新室鑄錢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刀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佩刀之屬也如對雪詩云金錯囊徒罄乃是錢刀而以黃金錯之也虎牙行大抵古人之於器物以黃金錯之皆謂之金錯不可名同而不究其實焉夢弼曰朱絲繩乃中琴瑟之用也鮑照詩直如朱絲繩作荅切字當作潛齧也莊子蛟虻潛膚則通夕不寐矣

送元二適江左

元公自注結也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事語自別丹陽係晉

室語其忠公孫白帝城則僭為也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戒其經過論兵豈非藩鎮節度有難言者乎能如此讀方有少進○此等結語熟味最是深厚○夢弼曰東晉江左以丹陽為重溫嶠嘗為丹陽尹漢公孫述僭偽以魚復縣為白帝城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衆

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霄漢瞻佳士泥塗任

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洙曰幽燕通使者時安史

之亂已平晉書呂虔為刺史有佩刀相者以為必三公可服此刀虔乃以贈別駕王祥曰

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程曰行蓋言太守阜蓋也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從來不奉一行書因知貧

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踈別一小說載云

事更似有味○希曰韋以郎官而入梓州幕蓋唐時多以朝士入州幕如韋應物寄洪州

幕府盧侍御是也趙曰佛書問世尊安穩否

客舊館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葉赤依舊

竹林青風慢何時卷寒砧昨夜聲無由出江

漢愁緒日冥冥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九

集千家詩林工部詩集卷之六

美悲絲日冥冥

竹林青風吹何部卷寒孤郭外無由出五

刺猛新人年深林限此字重來

客書論

荆書問世前長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九日

廣德元年秋閩州冬梓州作鶴曰是年秋公自梓暫往閩州冬

復至梓州

去年登高鄴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

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為

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

驪山清路塵

鶴曰鄴縣屬梓州涪江水東南合梓州之射江孫曰驪山指舊

日明皇遊幸也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

擇深枝

寒花隱亂草似鄭谷亂後牡丹云懶是蓬蒿女遮藏見太平意也兩語甚

傷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

髮白成絲

薄遊

浙浙風生砌團團月隱牆遙空秋鴈滅半領暮雲長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

眼今夕復秋光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大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

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

後山詩話杜牧云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相

高最為警絕而子美纔用一句云千崖秋氣高語益工鶴曰時吐蕃党項與僕固懷恩之亂方殷故有羣盜尚如毛之句

益尚。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

高唐益城縣屬蜀州城鶴曰青城審

聞道王喬鳥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

紫微天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

雜吾舅意淒然洙曰漢王喬為葉令每朔望

今太史何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鳥飛來於是

舉羅張之得一隻易馬定功曰漢書方士言

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致也宣帝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

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牖存迢迢百餘尺豁達

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

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

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

清罇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

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南池夢弼曰十道志

嶢嶢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
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芟荷入異
縣秔稻共比屋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
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魚遠岸富
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
亦明玉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
食淫祀自古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

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

漁舟躊躇慰羈束

夢弼曰昔項羽封高祖於漢中漢中與閬皆屬利州

路故此地之南有漢王祠在焉四時巫祝奔走以祭之乃其俗也靈衣謂神衣昱曰呀虛加切張口貌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
泛舟迴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白
在坐穩興悠哉

鮑曰唐志蒼溪縣屬閬州葛常之曰五言律詩於對聯中

十字作一意詩家謂之十字格如老杜放船
詩云直愁騎馬滑故作泛州迴對雨詩云不
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江月詩云天邊長作
客老去一露巾是也鮑曰青惜峯巒過黃知
橘柚來舟行湍移景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
也吳子良荆溪林下偶談錢起云山來指樵
火峯去惜花林不若子美
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

與嚴二歸奉禮別

鶴曰按唐志太常寺奉禮郎二人掌

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

別君誰暖眼

暖亦新奇

將老病纏身出涕同

斜日臨風看去塵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為鄰

六句字字警

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

鶴曰

山東羣盜謂來瑱自襄陽朝京師分諸將戍
福昌南陽瑱誅戍者潰是時李懷仙以幽州
降田承嗣以魏州降及薛嵩張忠志等以諸
州降故云受降頻其降在去年冬是年春也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鶴曰南部
縣屬閬州

塵滿萊蕪甌堂橫單父琴人皆知飲水公輩
不偷金梁獄書應作公自注秦臺鏡欲臨獨

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即出黃沙在應須白

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夢弼曰後漢范丹字史雲

嘗為萊蕪長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呂氏春秋宓子

賤為單父宰彈琴身不下堂而治漢鄒陽之梁從孝王遊羊勝等讒毀之下陽吏陽從獄

中上書書奏孝王出之卒為上客史記秦始皇有方鏡照見人心膽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失

漢旌旗失舊作濕失字好謂雪中遠道不見也雪嶺防秋急繩

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洙曰雪山

也西山有松州正控吐蕃鶴曰高適傳適上疏言西山三城列戍民罷于役是也唐志注

唐興有羊灌田朋竿繩橋三城今指繩橋蓋三城之一非謂岷江以竹繩為橋也趙曰吐

蕃本西羌屬太宗中宗時以公主妻之

警急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除西川節度其在土元二年崔光遠正是攝也夢弼曰按史是年吐蕃

寇隴右適出兵南鄙以牽制之既無功遂亡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公是

詩作於松維未陷之前漢書邊防備警急

本為書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
會解圍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

得西戎實飽飛飽飛語強○夢弼曰高適嘗為揚

度故言舊楚將也玉壘山名在蜀州青城縣

趙曰言青海為吐蕃所有其勢如鷹之飽而

飛颺不就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

使臣鞍鐵堂峽詩云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

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趙曰按史肅宗

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是年使李之芳崔倫

往聘吐蕃留不遣十月破邠州入奉天代宗

幸陝十二月陷松羅保三州鶴曰是年吐蕃

入寇詔焚大散關及逼京畿旋命郭子儀禦

敵子儀久閑廢纔得二十騎而行趙曰司馬

相如有喻巴蜀檄公止取喻蜀字以言蜀父

老望王征夫鶴曰警急王命征夫三首皆為

之至也征夫高適作吐蕃入寇高適在蜀調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
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
蜀吾道竟如何

漁陽

鶴曰按史是年十月吐蕃寇奉天京師戒嚴以雍王适為關內

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趙曰漁陽指雍王所統之兵也

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祿山北築雄武
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

何須十萬兵

鮑曰光武曰吾聞漁陽上谷突騎天下精兵趙曰按編年通載

十月薛嵩等以五州降公聞雍王出師之勝而尚聞河北猶有負固者故言諸將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朝豈高計乎洙曰按史祿山反時築壘范陽比號雄武以峙兵聚糧趙曰此舉往事以懲警之也言祿山初為走計而竟不保耳繫書用魯仲連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

西山三首

洙曰按史明皇還蜀後復分東西兩川為兩節度西

山列防秋三戎民罷于役高適嘗上疏論之不聽又按西山有松州正當吐蕃要衝也

夷界荒山頂蕃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
上青天蜀將分旗鼓羗兵助鎧鋌西南背和
好殺氣日相纏希曰築城依白帝言西山築
粟之難如上青天非指公孫述特借用其字
耳高適上疏所謂平戍以西數城邈在窮山
之巔蹊隧險絕運糧於束馬之路坐甲於無
人之鄉也趙曰時吐蕃圍松州勢迫近蜀故
云蜀將分旂
鼓以禦之也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
閉松州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漫山賊營

壘迴首得無憂

鶴曰蜀有火井在邛州故邛有火井縣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

米船稀辨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

喜欲報凱歌歸

洙曰蚕崖灌口並西山隘口地名趙曰言戰馬不是充戰

而瘦米船以運多不繼而稀也

遣憂

鶴曰是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出幸陝州蓋由宦官程元振

輩在朝專權遂致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其詞切直豈虛言哉公至是亦有受諫無今日之句可謂憂國之言也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
憶古人如此苦語無限哀怨。忠臣更紛紛

乘白馬壤壤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

頻夢弼曰南史侯景傳先是童謠云青絲白

馬壽陽來至渦陽之敗景乘白馬青絲為

轡以應讖後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自稱黃

天其部師有三十六萬人皆著黃巾同日反

巴山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

恐未迴天寒邵伯樹地闊望仙臺狼狽風塵

裏羣臣安在哉夢弼曰三輔黃圖望仙臺漢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是起臘月巴江曲

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

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

水茫茫漸近自然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

出巡狩早晚遍遐荒洙曰周穆王巡行天下

幸汾陰至洛陽侵尋於泰山其所巡幸周萬

八千里趙曰京師陷代宗如陝州此姑以巡

狩而言也送李卿鶴曰按宗室世系曄大鄭王

郎部侍

王子思歸日長安巴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

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

棄晉山隱魏闕尚含情趙曰承明漢殿名夢弼

緱山是曰晉山又地理志閬州有晉安縣本

晉城時公與李曄俱在閬故也莊子身在江

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魏闕者謂雉

門之外兩觀闕高巍巍然故云魏闕

發閬中鶴曰是年冬公示北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

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

速秋花錦石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

何時免愁苦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

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

死寂寞壯心驚洙曰漢終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猶云我道蓋是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

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數柴荆莫浪開省事

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一派家人父子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東坡志林柳子厚詩云盛時一

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為何物偶閱方言簟宋魏之問謂

之笙方悟桃笙以桃竹為簟也梁簡文荅湘南王獻書云五離九所出桃

枝之翠笋乃謂桃枝竹篔簹也桃竹出巴渝聞杜子美有桃竹杖引又東坡

跋桃竹杖引後桃竹葉如櫻身如竹密節而實中犀理瘦骨蓋天成拄杖

也嶺外人多種此而不知其為桃竹流傳四方蓋自東坡出也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

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

十一子十一字
作句錯雜
化

東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

瓜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濟鼓柂白

帝城路幽必為鬼神奪杖劍或與蛟龍爭又玄

復進進則劉又怪然不可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

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使

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

噫風塵瀕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吾將

曷從鶴曰東坡在廣州贈蒲礪信長老詩已

云此山有桃竹可作杖而土人不識予始錄

子美詩遺之夢弼曰使君指章彝也彝時為

梓州刺史鶴曰梓州為梓潼郡以東倚梓林

西枕潼水得名洙曰白帝城在魚復縣趙曰

神仙傳費長房從壺公遊壺公與一竹杖騎

而歸即以杖投葛陂中顧視乃青龍也洙曰

君山在洞庭湖中鄭曰

瀕胡孔切咬古交切

冬狩行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

侍御史留後東川夢弼曰時

殺仍勉其攘夷狄以安王室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

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語有禽

抑揚感悅
沉鬱頓挫

結末後見
夏國旦君
王意

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
九青兕駝駝轟崖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鸚鵡力不能高飛
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胡為見羈虞羅中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况今攝
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
翁十年厭見旌旗紅起得凌駕有氣喜君士卒甚整
肅為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

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

再蒙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夢弼曰校獵謂

多寡以賞功也漢書音義又云校獵者以木

相貫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也脩可曰

上林賦天子校獵注云以五校兵出獵洙曰

禮記天子不合圍(夢弼曰)公詩意蓋深譏章

彝以諸侯而合圍不合古制步驟同謂兵卒

練習也(鄭曰)崑落猥切崑五毀切高貌(趙曰)

周禮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本天子之事而諸
侯同之乃深譏章彝也(洙曰)章彝兼侍御史
故云一馬驄(夢弼曰)老翁公自謂也(趙曰)是
年吐蕃入寇十月陷邠州及奉天車駕幸陝
又三月吐蕃陷京師故云天子不在咸陽宮
也(洙曰)史申侯與西夷犬戎殺幽王驪山下

趙曰昔明皇以祿山之禍蒙塵於蜀今代宗
又以吐蕃之亂蒙塵於外故云得不哀痛塵
再蒙(洙曰)時代宗在陝詔徵天下兵而程元
振用事媒孽大臣皆疑懼不進天下無一人
應召者故此詩末章大有感激也(孫季昭示)
兒編云歐陽公傷五季之離亂故作五代史
也序論則盡以嗚呼冠其篇首杜公傷唐末
之離亂故作詩史也於歌行間以嗚呼結其
篇末如折檻行白馬詩冬狩行茅屋為狄風
所破歌天育驃騎歌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
歌七首是也前此詩人用嗚呼二字寓
於歌詩者稀公獨有傷今思古之意焉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
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

亦佛不名
辨百身一

若冰自覺
荆養湯日

一莓苔老語古意唯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

龍象泣足令信者哀語得深淺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

縷告訴棟梁推公為顧兵徒咄嗟檀施開吾

知多羅樹却倚蓮花臺諸天必懽喜鬼物無

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

高人憂禍胎似是章留後厚施就使兵徒為

擾方自此始故窮子高人共憂歲晏風破肉

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結語

知及此殊有態味。黃常明詩話子美詩雖

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山僧衣藍縷告訴棟

梁推本即所賦自然及於乘輿蒙塵股肱非

材之意忠義所激一飯不忘君耶趙曰詩崇

牙樹羽希曰佛書注梵語檀波羅蜜華言布

施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夢彌曰酉陽雜俎

云多羅西域樹名如棕擱樹也法華經譬如

有人年幼捨父逃逝困窮父求不得窮子傭

賃遇到父所受雇除穢糞行穢不淨其父宣

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

窮子聞言即大歡喜枚乘

傳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

諸公得柳字韻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

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

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

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

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寫得眷眷章

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

健兒斲紅旗此樂幾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

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
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終
作適荆蠻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
南斗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洙曰王褒聖
主得賢臣頌
沛平如巨魚縱大壑家語孔子累累然若喪
家之狗趙曰曲禮所遊必有方言父母在不
遠遊公已無父母故無此戀矣夢弼曰青草
湖在巴陵三峽謂巫峽黃牛峽明月峽趙曰
時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黃屋指言天子車
蓋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屈原九
歌有東皇太一東皇所以言楚春秋
說題南斗吳地也云將適吳楚故云

收京鶴曰按史是年十月癸巳郭子
儀復京師十二月車駕至自陝

州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只一
却字

便見前此當扈從而扈從與收京後再見
官儀之喜流落自還種種有之此詩之妙不

可勝車駕已還宮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

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

贈別賀蘭鈺五言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荆榛今吾抱何恨寂寞

克後多尔
恨事也乃
回首涕哭
何教為干
戈極攘
誰元五極
痛疾未後
首為留傷
後事不替

淚喜極而悲
夜酒又未醒
後如夢寐日
榜舟

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
識固合嬰飢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
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
里尊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謂將不復相見故生離即
死別耳老人語態。趙曰暗使戰國策驥服
鹽車而上太行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
於是俛而噴仰而鳴今云倦驤首則以無伯
樂故也晉載記權翼曰慕容垂尤鷹也飢則
附人飽便高颺今云愁易馴得非苟於食養
而然鶴曰國步返正時初復京師代宗自陝
回乾坤風塵指吐蕃之亂未息也洙曰漢貨
殖傳蜀卓氏曰吾聞嶧山之下沃壑下有跋

鴟至死不飢顏公跋鴟謂芋也其根可食
以充糧故無飢守夢弼曰世說陸機云千里
尊羹但未下盤鼓耳十里吳右塘湖名也師
曰晉張翰在洛忽思吳中蓴菜遂去官而歸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

報皇天樸而不與易者情事藹白骨新交戰

雲臺舊拓邊此五字有目悲乘槎斷消息無處

覓張騫容齋續筆云前輩謂少陵當流離顛

頓送喜無乃聖躬勞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
天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升平天子

亦應厭奔走諸公固合思升平昔是心也鶴

曰按史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連西域

皆置府州縣是年吐蕃入寇盡有隴右之地

故有雲臺舊拓邊之感又按是年遣御史大夫李之芳等使吐蕃為虜所留明年

乃得歸故用漢使張騫乘槎為喻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

日相驚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太君先息

戰歸馬華山陽趙曰左傳吳為封豕長蛇存

蓋是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尚有未臣服者

青海謂西羌越裳謂東夷戒之以無事於被

也洙曰書殷武修文

歸馬可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

翠華春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

德盜賊本玉臣趙曰洛陽為天地中貢賦之

史朝義既滅道路亦不阻絕也洙曰漢文帝

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趙曰上林賦建翠

華之旗蓋天子之旗也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疆幹地未有

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

建豈獨聽簫韶趙曰丹桂耐風霜之物青梧

東

幹則枝無勝幹之理（夢弼曰）光武紀丁恭議曰古者封建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又章帝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二王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宋意上疏諫曰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強幹弱枝者也（洙曰）左傳分茅列土親賢並建親賢同姓也（鶴曰）是年十月以雍王适為關內兵馬元帥又當時諸將後於居弟嘗下詔禁止之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

爾何遲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此無色有詞正合直）

述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趙曰）安史既滅後傑圍懷恩以

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洙曰）漢高設壇拜韓信為大將軍趙曰名絕假則真拜之非持假節而已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主也（洙曰）時縉紳皆重內官而不樂外任故子美有無色有詞之譏也漢武帝末年下哀痛之詔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目摠作

白頭翁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

域飲啄幾回同（洙曰）張景陽詠史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

高齋常愁坐

山路窄狹
能轉肩謂
之左擔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十月山寒重孤城
水氣昏葭萌氏種迥左檐犬戎屯終日憂奔
走歸期未敢論鮑曰葭萌屬利州見唐志左擔當作武擔見成都記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奴僕
且旌旄行在僅聞信此生隨所遭神堯舊天
下會見出腥臊

閬山歌

廣德二年閬州作鶴曰是年公自梓挈家再往閬冬又自

閬歸成都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
盡不盡雲江動將崩已崩石那知根無鬼神
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鬪且未歸應結
茅齋看青壁希曰唐志閬州有靈山又有玉臺觀洙曰兩相敵曰格鬪
作未崩石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

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歌側

過水雞銜魚來去飛景少語長閩中勝事可腸斷

閩州城南天下稀洙曰嘉陵江源出散關而

極秀麗人謂之錦屏山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鶴曰

為巴西郡公是年自梓州挈家往閩

州豈道經緜州而有此詩耶班司馬

意是班宏按舊史宏為高適劔南判

官累拜大理司直攝監察御史必誤

以司直為司馬也又必與

後篇同時作當合為一題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

引朱衣劔外春天遠巴西勅使稀念君經世

亂匹馬向王畿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歎君能戀主久客

羨歸秦黃閣長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

稷為話涕霑巾

泛江

加舟不用楫極目揔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
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
渭如今花正多趙曰方舟並船也字出爾雅
大觀曰深紅淨綺羅言江花
色淨如綺羅也夢弼曰末
句公思長安之景物也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
惜征途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
大意緒日荒蕪趙曰曹子建詩
終宴不知疲

二首同卷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
首鶴曰王使君謂閬州守也
唐以正月晦日為令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
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
客晦日更添愁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
俯鴛鴦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
管衰老易悲傷

傷春五首公自注巴閬僻遠傷春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西京疲百戰北關

任羣克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蒙塵清露

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

萊足雲氣蓬萊足雲氣應合摠從龍夢弼曰

蕃陷京師代宗如陝州蒙塵清露謂天子蒙

風塵出幸涉露而行以急故也鶴曰通鑑上

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二牙騎自御

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將士逃潰

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夢弼曰蔡邕曰御

者進也夫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

於寢者昔曰御洙曰殷本紀武王修政行德

殷道復興周本紀平王東遷于維趙曰易

雲從龍雲以比羣臣龍以比

天子蓋言羣臣皆當從駕也

鷲入新年語此五字起花開滿故枝天青風

卷幔草碧水通池上句有託牢落官軍遠蕭

條萬事危鬢毛元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

兄弟其如有別離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希曰巴與蜀自別

巴指梓閬而言也日月還相闢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

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鈎陳出帝畿煙塵昏御

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賢

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洙曰漢天文志注星相擊為闕又晉天文

志癸亥日闕漢高祖七年月暈圍參畢七重是歲上至平城為單干所圍趙曰廣雅災惑

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今以災惑而言則指程元振謂其災惑人主以召亂時柳伉上疏

論之代宗還京元振流僚州死洙曰漢天文志大角者天王帝座庭魏都賦兵纏紫微西

都賦注鈎陳王者法之主行宮也趙曰大角纏兵氣言京師兵又滿矣夢弼曰鈎陳出帝

畿言乘輿出幸也趙曰耆舊把天衣言父老不欲車駕之出皆牽挽帝衣也洙曰曠代宗

幸陝諸鎮畏程元振魚朝恩讒構莫肯奔命朝廷所恃者郭子儀一人而已公又傷賢者多隱於屠釣今車駕之出故以文王載呂望之事望之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真近傳王在洛復道

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此等殆寫蕭

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敢料安危體猶多老

大臣感諷不迫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洙曰

漢武帝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北出蕭關秦始皇東巡海上銘石勒功勞民動眾此以

微諷代宗迷於北上却東行而至陝也唐志關內道有蕭關縣晉惠帝北征百官待御莫

不散潰唯嵇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
輦紹被害血濺御服及事定左右欲浣衣帝
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司馬相
如諫獵書犯屬車之清塵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大倉粟競棄
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無中夜
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君
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洙曰漢紀注取從軍
死事者之子養羽林
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少壯令從軍漢
志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魯陽公與韓遘
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晉祖
遜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

寢中夜聞雞鳴因起舞漢高帝擊黥布還留
酒沛宮酒酣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
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漢書注
邊方寇至相告夜燃火曰烽晝舉煙曰燧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
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
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馱奔走羣公
固合思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
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勿

后京謂咸陽西京也蒼舒曰莊子黃帝將見
大隗乎其絜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
無所問塗脩可曰世說晉王敦作逆明帝騎
巴滇馬齊一金鞭至湖陰察軍形敦書夢日
遠其城忽然驚覺曰營中黃鬚鮮卑奴來
何不縛取命騎追之不及矣趙曰時代宗車
駕雖歸長安而有乞遷洛巡海之說故云獸
奔走也宋曰嬖孽指程元振時公未聞元振
貶後死故謂其猶能全生也鶴曰
公時在閬州故以江邊老翁自稱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
舞曲長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

接俱宜下鳳凰

宋曰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
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

其姦賊乃請太守設酒肴陳平生之好太守
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師曰閬與遂
皆屬蜀道故云川路風煙接昔蕭史跨鳳而
去王喬乘雙鳧飛來皆神仙故人故云俱宜下
鳳凰以美二公不凡也宋曰賈誼賦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漢黃霸為潁川太
守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
尤多此以美二公為郡之治効也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
曾典此州夢弼曰滕王元

嬰高祖
史在閬州

子也調露年間任閬州刺
有亭洪州有閣又有碧落

蘇王臺碑
上集卷一
甫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

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以亭在觀內清

江碧石傷心麗嫩藥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

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玉臺觀公自注滕王造趙曰觀在高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

夷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雖是江境語有

有滕王亭子故江光隱見竈鼉窟石勢參差

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翰作去聲今人以

便應黃髮老漁樵洙曰列子周穆王築臺號

闔觀玉臺注上帝之所居脩可曰顏延年詩

攢素既森靄積翠亦葱菁注松柏重布曰積

翠洙曰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

夷乃何伯列仙傳蕭史教秦女弄玉吹簫作

鳳凰鳴羸秦姓也淮南子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

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

入千騎把霓旌葉夢得詩話老杜滕王亭子詩云粉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餘八字凡亭子皆可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簫史駐文字

魯恭留又極典重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水心觀宇

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趙曰道書惟有元始浩劫之家梁孝

王有平臺又以魯恭比滕王也以詩意推之滕王必有文書遺跡在焉洙曰道書中有十

洲記皆言神仙境土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

偃卧高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

客悠悠見汝曹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
暮寒多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

會朱袖拂雲和洙曰周禮大司樂奏雲和之材而中為琴瑟也平樹風含黃崇刻武武春色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為留猛士守未央致

上為忙難
為言張后
心焦思為
忙也

跪足通天
王叔容
為力
茫急

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

隨天王願見北地傳介子老儒不用尚書郎

出於胃臆聲氣自異。趙曰先皇言肅宗也肅宗當祿山之亂即位靈武遂入收長安洙曰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趙曰驕子指言回紇也當時收長安回紇兵最有功東胡指安慶緒時戰敗走後賊復振據鄴城王師圍之不下東坡志林老杜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上為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專兵柄入宿衛也趙曰按張后能固寵干預政事後與李輔國謀徙上皇又屢欲危太子皆張后之惡也洙曰今上代宗也自為太子授天下兵馬元帥及即位內平張后越王之難外經

營河朔田曰子美謁肅宗於鳳翔時授左拾遺後扈從還長安蓋拾遺掌供奉扈從也希
日祿山之亂盡發邊兵入討賊所以吐蕃乘
虛而來西羌謂吐蕃也岐雍當西蜀河北之
地洙曰百官跣足隨天王謂吐蕃陷長安天
子奔陝趙曰守未央東坡以為郭子儀按史
程元振以子儀有天下功醜為詆譖肅宗不
納其語然猶留守京師明年吐蕃入寇陷長
安洙曰前漢傳介子北地人也持節斬樓蘭
王歸懸其首於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木蘭
行云欲與木蘭賞不用尚書郎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
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

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
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

膠漆好意象非公莫能為此言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

樂蕭何律豈聞一綃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

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

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

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

血江漢長衰疾洙曰按唐書稱至治者以開元貞觀為首夢弼曰玄宗紀

開元間京師米直錢不滿二百緡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雖萬里不待寸刃饒曰齊統
魯縞車班班謂山東出厚繒商販不絕也
粥曰前漢志齊俗作米統綺繡純麗之物韓
非子魯人善織履妻善織縞後漢志桓帝初
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洙曰周禮大司
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後漢陳重與同
郡雷義為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歐陽公曰以信義相交也師曰
漢叔孫通制禮蕭何定律令以開元之治比
漢世之隆也

奉寄章十侍御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留後將赴
朝廷鶴曰按唐史是年嚴再鎮蜀因
召梓州刺史章彝殺之公是詩

其時欲入奏也却言其罷梓州將赴朝廷豈非將行時為武所殺又按彝去年夏方守梓

淮海惟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
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湘西不得歸關

羽此人所河內猶宜借寇恂朝覲從容問幽
側勿云江漢有垂綸未曰章彝揚州人趙曰

亦可回誇大言之歐公曰時段子璋反章討
平之故云洙曰蜀將關羽字雲長先主收江
南諸郡拜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
先主西定益州拜羽督荊州事後漢寇恂字

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後移穎川又
移汝南太守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
至穎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
借寇君一年廼留恂黃曰美章彞善守東川
恐如關羽寇恂不得去也希曰文選沈約恩
侍論明揚幽側惟才是與晁曰江漢垂綸公
自言也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踈布纏枯骨奔走
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
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

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

江岸

夢弼曰暖讀去聲故國指長安也

將赴荆南寄別李劔州弟

鶴曰公仕蜀連年往

來梓闔間將欲出峽遊荆楚後竟不果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劔州但見文

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路經灑灑雙蓬

鬢天入滄浪一釣舟語特戎馬相逢更何日

春風回首仲宣樓洙曰前漢循吏傳文翁為

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遺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皆成就還歸文翁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宮弟子繇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李廣傳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為郎蔡積功武帝封為樂安侯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士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言之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不得侯者也趙曰灑灑堆在巫峽之口滄浪則漁父所歌滄浪之水在楚地公時欲南下也洙曰魏王粲字仲宣以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嘗登城樓作賦故云仲宣樓

遊子

趙曰公時欲南下而尚在巴蜀故是篇有留滯之嘆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馱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

到衰白問羣仙

趙曰九江三峽正是南下之世賣卜於成都市中晉書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盜飲之為掌

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趙曰公意已厭住成言休為酒而眠更留滯於此非止南下遊吳而已蓬萊

雙燕

禹偁曰此詩子美托物比已意鶴曰公有意於出峽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喻自且

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

地在吾亦離殊方夢符曰左傳子罕曰吾儕

寒暑

百舌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轉夏止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知音兼眾語整翮

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

口君側有讒人山谷曰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倭人在側乃解老杜

百舌詩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鮑曰

按周書月令乃周公時訓也云芒種之日螳

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

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倭人在側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鶴

公出峽之計未遂聞嚴武再鎮成都遂歸草堂

汨汨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

遊西川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

著盡室畏途邊趙曰物役水虛照言身為物

觀賞之也洙曰漢書注地著謂安土也趙曰

左傳盡室以行莊子夫畏途者十殺一人則

父子兄弟
相戒也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

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却尋溪宛轉何日

兵戈盡飄飄愧老妻洙曰棧謂蜀中閣道也行色遞隱

見人煙時有無得高下僕夫穿竹語稚子入

雲呼轉石驚魑魅擘弓落狔鼯直供一笑樂

似欲慰窮途洙曰莊子車馬有行色趙曰擘

鼠也

別房大尉墓夢弼曰房瑄字次律玄宗幸蜀拜為相因陳濤

斜之敗出守邠州歷晉漢二州去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於閩州僧舍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

有斷雲鍾情苦語著低近對碁陪謝傳把

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好景淒絕

曰晉謝安當符堅入寇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

山墅親朋畢集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兄子玄等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

碁看書既竟便揖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安薨贈太

傳史記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愛其寶劍弗
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而
徐君已死遂解劍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
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
豈以死背
吾心哉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

公五首鶴曰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

年葬玄宗肅宗為二聖山靈橋道使

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是年復節度

劍南未幾破吐蕃收鹽

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為文翁再剖符但使閭

閭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

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

書札待潛夫洙曰漢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太

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下注云符以代古之

圭璋從簡易也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

之洙曰左大冲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注云

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穴二所常以二

八月取之丙地名也曾達臣獨醒志曰鄒善

良云丙穴之魚不獨漢中有之栢枝山有丙

上集卷一

三

興州順政縣丙水出丙穴也洙曰成都記郡縣
嘉魚然則蜀多丙穴魚也洙曰成都記郡縣
因水得名風俗錄郫人刻竹之大者傾春釀
於筒閉以藕絲苞以蕉葉信宿馨香達於筒
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為郫筒酒也脩可曰
郫出大竹土人截以盛酒故號郫筒至如今如
此非傾釀於筒候其香而斷之也故李商隱
詩云錦石為棋子郫筒當酒壺則郫筒為盛
酒器可知矣趙曰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潜夫論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丘
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
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

荆州賞更新

洙曰雪山丘候無兵馬時西山
罷三城戍也師曰嚴武昔嘗訪

草堂酣飲賦詠故比之晉山簡習池之遊
曰風流字見南史張緒傳丘候見賈誼傳及
西域傳誼傳云丘
候望烽燧不得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

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

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籍荒庭春草色先判

一飲醉如泥

洙曰梁益記溪水出湔江居人
多造綵牋故號浣花公之別館

後為崔寧宅捨為寺今尚在焉後漢周澤為
大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卧疾齋宮其妻

闕問所苦澤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詔獄時
 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
 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夢弼曰按稗官小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
 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

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

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

人間行路難夢弼曰公於草堂嘗手植四松

斬竹則集有詩云今晨去千竿又云步樂萬

竹疎是也黃閣老指嚴武國史補兩省相呼

為閣老武至德間為給事中
 時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也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儿在還思歸昔去為

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

古回首風塵甘息機歷練慷慨共說總戎雲

鳥陣不妨遊子芟荷衣洙曰鳥皮儿也趙曰謝眺詠

鳥皮隱几詩云蟠木主附枝刻削豈無施曲

躬奉微用聊承終宴疲洙曰馬援回首往事

甘自息機田曰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為鳥雲

之陣所謂鳥雲者鳥散而雲飛變化無窮者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春歸

趙曰題云春歸言歸當春時也。○廣德二年成都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鷺受風斜。有態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為家。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

壁魚印
嘉魚也

壁魚乾洗杓開新醞低頭著小冠憑誰給麴

葉細酌老江干本作低頭著小盤一作著小冠勝

玄暉詩散帙問所知注帙書衣也沈曰郭璞

注衣書中蟲今人謂之壁魚定功曰壁魚白

魚也俗傳壁魚入道經函中因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得而吞之可致神仙

草堂鶴曰公昔去成都因送嚴武入

以吐蕃入寇陷松維州勢迫近蜀此

詩首言成都之亂似專指老胡而羣

小賊臣因之

為亂者也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今我歸草堂成都

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

廷羣小起異圖中宵斬白馬盟軟氣已麤西

取邛南兵北斷劔閣隅布衣十數人亦擁專

城居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兩卒却倒戈

賊臣互相誅馬知肘腋禍自及梟鏡徒義士

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欲為

魚唱和作威福孰肯辯無辜眼前列柵械背

後吹笙等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

幕食母鳥
屬破鏡合
又數名

此一敗即左
棄府木蘭
女歌亦始聞
女於生郭相
扶將何如
乘當戶程江
板小和同柳未

磨刀霍霍
猪羊孰得
古人無本

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色悲充爾娛
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賤子且奔走三年
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舍
此復來雜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屨萬竹踈舊
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
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
賓客隘村墟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飄
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

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

鶴曰大將赴朝廷卽是指嚴武

當時入朝也洙曰漢高祖刑白馬盟穀梁傳齊桓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鶴

謂為刺史也洙曰左傳物莫能兩大漢書兩

大不相事夢弼曰戰國策趙報魏滅智伯禍起肘腋洙曰前漢郊祀志梟鳥名食母破鏡

獸名食父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吏祠皆用之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趙曰左傳微禹吾

其魚乎光武紀決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為魚洙曰左傳至於用鉞趙曰已殺其主故謂

之鬼妾鬼馬如匈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鄭曰雜他詩切除草也堞徒協切矮墻也希

曰大官謂嚴武趙曰莊子附贅懸疣古詩食歲不願餘後村詩話子美草堂詩大官喜我

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其
體蓋用木蘭詩云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持
阿姊聞姊來當戶理紅粧小
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
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
發踈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
然振撥損得愧千葉黃敢為故林主黎庶猶
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

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向若微霜足以

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

茫此語本極悲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

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趙曰禮記離坐離立

鄭曰振直庚切撥北末切趙曰抱村子天陵

偃蓋之松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

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為比與杜公寄題草堂

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
為鄰里憐讀之淒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
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
尤可見一時
之懷抱也

水檻

蒼江多風颺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
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岍尚為
谷何傷浮柱欹扶顛有勸誠恐貽識者嗤既
殊大厦傾可以一木支臨川視萬里何必欄
檻為人生感故物慷慨有餘悲洙曰大厦將
傾非一木可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
柴門遊蒼惶避亂兵緬懷邈舊丘鄰人亦已
非野竹獨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
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新者亦
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師曰船傷
也叩之以節

歌趙曰晉夏統以
足叩船而歌吳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

舞鷓鴣

夢弼曰：翡翠羽，雀翠青羽，雀上。林賦注：鷓鴣，雞黃白色，長頸赤喙。

藹藹花藥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

欲如何

鑿井交機葉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逕

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

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

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

宿誰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

餽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戶每宜通乳

鷺，兒童莫信打慈鴟。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

車書正一家

車書。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謂先主廟中乃亦有後主此亡國者何足祠徒使人思諸葛梁父之恨而已梁父吟亦興廢之感也武侯以之。洙曰蜀有玉壘山。夢弼曰西山寇盜謂吐蕃也。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自然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池四句描摸幽興歸客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

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鶴曰即斛斯六乃草堂之鄰公所謂酒伴者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竟無宣室召徒有

茂陵求極是恨意後來作者皆妻子寄他食

園林非昔遊空餘總帷在浙浙野風秋洙曰漢文

帝召賈誼於宣室司馬相如病免家居茂陵
武帝使所忠往取其書至則相如已死問其
妻曰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言有使來求書
奏之於是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遺書言封
禪事謝玄暉詩
茂陵將見求

燕入非傷舍鷗歸祗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

自生枝又悲於遂有山陽作多慚鮑叔知素

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洙曰向秀與嵇康為

嵇康之居作思舊賦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劉孝標絕交論素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

有底忙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

外誰知酒熟香洙曰果園坊在成都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

偶然同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

子處處識壺公長嘯峨眉北潛行玉壘東有

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髮少何勞白顏衰肯
更紅望雲悲輶軻畢景羨冲融喪亂形仍役
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劔短亭中永作
殊方客殘生一老翁相哀骨可換亦遣馭清
風宋曰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常數百人費長房為市椽市中有一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惟長房於樓上觀之異焉因往再拜翁乃與俱入壺中趙曰史記云搖搖懸旌無所終薄曰莊子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媿此身

只是自然不關輕

紱冕俱是避風塵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

敗亡非赤壁

敗亡自謂親涉是境方會

奔走為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故有懸

鶉恐懼行裝數伶俜臥疾頻曉鷺工併淚秋

月解傷神會面嗟鰲黑含悽話苦辛接輿還

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釣綸

消中祇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柱聞周史乘槎
似漢臣鴛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卽挂冠
至交非傾蓋新由來意氣合直取性情真浪
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偶然存蔗芋五字亦生語
幸各對松筠麤飯依他日窮愁怪此辰女長
裁褐穩男大卷書勻謂各有一卷書耳 溯口江如練
蠶崖雪似銀名園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
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隨不覺晚欵曲動彌

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俗物鄭
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忝席珍重遊先
主廟更歷少城闈石鏡通幽魄苦語琴臺隱絳
脣送終惟糞土結愛獨荆榛十字是上意愴甚不可復味
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
息勞筋網聚粘圓鮒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
癭小睡凭藤輪凭則非蒲團矣似謂侍御所乘也 農月須知
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列

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獫狁休作畫

麒麟畫麒麟但好看耳不洗眼看輕薄虛懷

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雷陳洙曰李冰守蜀造橋

七上應斗魁七星吳周瑜與曹操戰于赤壁

敗之漢靈帝時鉅鹿人張角所部眾皆着黃

巾同日反叛荀子子夏貧衣若懸鶉趙曰春

鶯秋月人所賞翫而鶯所工者在於迸人之

淚月所解者在於傷人之神則以亂離疾病

之所感也後山詩話云東坡居穎春夜對月

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坡笑謂

子誠知言遂作詞曰不似秋光只與離人照

斷腸而老杜云秋月解傷神語簡而益工也

洙曰語楚狂接輿漢末王粲以兩京擾亂乃

去而依劉表於荊州趙曰消中公自言有消

渴病也洙曰嵇康絕交書隊喜晚起趙曰索

誰親言為況蕭索無親之者又音求索之索

言將求誰親我乎亦通深老子為周柱下

史王康琚詩老聃伏柱史漢使張騫乘槎事

見荆楚歲時記晉葛洪挂冠不仕鄒陽傳白

頭如新傾蓋如故蜀都賦其圍則有瓜疇芋

區甘蔗辛薑滿口岷江所經也蠶崖關名在

西山趙曰淵明荅龐參軍詩歡心孔洽棟宇

惟鄰洙曰晉嵇康居山陽又阮籍謂王戎曰

俗物復來敗人意趙曰漢鄭當時為太子舍

人常置驛馬於長安諸郊請謝賓客洙曰禮

記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少成石鏡琴臺竝

注見前鄭曰研古典切胝也夢弼曰柳夔謂

樽也曹植詩我有柳癭瓢藤輪謂車也謝鮑

詩花蔓引藤輪鄭曰獫狁入切猱勇主切獸

名夢弼曰淮南子獫狁為害幸使羿殺之萬
民皆喜洙曰漢畫功臣於麒麟閣陳雷為友
如膠漆之堅
並詳注見前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鶴曰按史

賈至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是年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
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
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勿蹉跎相
視髮皓白況難駐羲和胡星墜燕地漢將仍

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
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
波南宮吾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
賢心靡他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

賈公病肺臥江沱

洙曰義和以六龍御日蹉跎言遲暮也師曰漢天文

志旄頭胡星也洙曰左傳易子而食析骸而
爨夢弼曰虞羅謂虞人之羅設以捕獸也余
曰古今詩話云梅聖俞愛杜詩蕭條四海內
人少虎狼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

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如此等句含蓄深矣殆不可模倣趙曰漢官儀曰泰山東上七十里至天門洙曰南宮禮部也夢弼曰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念子善師事勉唐生事賈至也師曰病肺公自謂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歸鴈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鴈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

睡鴛鴦富貴氣象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

是歸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鶴曰信

韋諷居在成都時為閬州錄事趙曰

曹將軍名霸明皇雜錄云陳人馮紹

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時稱神妙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騮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

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

編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

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

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

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

以主人對支遁豪氣橫出

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

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

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

裏龍媒去盡鳥哮風

長篇意外淪痛絕。鄭曰名畫記江都王緒。

霍王元軌之子多材藝畫鞍馬擅名。鄭曰貌

莫角切下屢貌同夢彌曰明皇有馬名照夜

白嘗命曹將軍畫以為圖。蒼舒曰按唐會要

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宅有龍池湧出日所以

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趙曰言曹將軍所

畫之馬神妙乃真龍也。故能感動龍池如此

鄭曰殷烏閒切。婕妤上即葉切。下汝諸切。婦

官也。夢彌曰唐制內宮婕妤好才人各九人。此

言天子遣婕妤好傳詔令才人取瑪瑙盤賜將

軍將軍拜舞而歸。輕純細綺言從者也。鄭曰

胡華切。太宗有六駿皆平盜時所乘。拳毛

騮乃平劉黑闥時乘也。洙曰郭子儀收復京

師代宗以九花虬賜之。一名獅子。驄曰師曰

素漠漠開風沙言雖畫縞素之獅子上而有開拓

沙漠之態。定功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維

摩經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洙曰曹子建詩走

馬長楸間。鄭曰廐息移切。趙曰世說支遁字

道林嘗養馬。人有譏之者。荅曰貧道愛其神

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之金粟山。明皇嘗至睿

啓

宗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謂侍
臣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暨升遐羣臣遵先
旨葬焉洙曰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
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
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
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
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

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洙曰春秋

富出漢書注云言年幼也此之於財方未賈
竭故謂之富希曰喬琳歷四刺史嘗謂錄
事參軍曰子綱紀一郡能劾刺史乎故六帖
亦謂之綱紀椽洙曰鮑明白頭吟直如朱絲
繩趙曰管子曰凡輕重散斂以時平準故大
賈富家不得豪奪吾人也洙曰詩去其螟螣
及其蝥賊馬
曰樹立也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

起語激昂

少此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

接

又暢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

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突兀四語能事志意畢竟

往復浩蕩只在裏許○自開元之中常引見是筆意至此非思致所及

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

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

箭襄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

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

墀下迥立閭闔生長風迥立意從容詔謂將軍拂

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

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

屹相向相向語識密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

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

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驪驄氣凋喪名將軍言

盡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謂未遇佳士故即今

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返遭俗

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

曰坎壈纏其身

首尾悲壯動盪皆名言○趙

乃操之後其門地最清高玄宗末年得罪削籍為庶人（洙曰）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葛常之詩話）子美丹青引云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元微之去杭州詩亦云房杜王魏之子孫雖及百代為青門則知子美當時已為詩人所欽服如此殘膏餘馥沾丐後人宜哉故微之云詩人已來未嘗云有一弟子號王逸少用筆咄咄逼人呂氏童蒙訓云謝無逸語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有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此自然不做底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衡縣清秋此雕琢語到極至處者如丹青

極至處者也（洙曰）唐貞觀中畫李靖等二十四人於凌煙閣太宗為序（趙曰）凌煙畫像顏色已暗而曹將軍重為之畫故云開生面用字所出則左傳狄人歸先軫之元而面如生也（洙曰）後漢志進賢冠古緇布冠文儒者之服也太宗嘗自製長弓大羽箭皆倍常制以旌武功褒公段志玄鄂公尉遲敬德也（趙曰）酣戰字出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夢弼曰）謂觀襄公鄂公之像若皇別錄上乘照夜白玉花驄（趙曰）閻闔天門也（夢弼曰）陸機文賦意同契而為匠古樂府不知理何事踐立經營中容齋五筆云韓公人物畫記其叙馬處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馬秦少游謂其叙事該而不煩故倣之而作羅漢記坡公

上集卷之二

八

甫

賦韓幹十四馬詩誦之蓋不待見畫也詩之
與記其體雖異其布置鋪寫則同老杜觀曹
將軍畫馬圖引視東坡似若不及至於丹青
引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不妨
獨步也杜又有畫馬讚云韓幹畫馬毫端有
神驥驪老大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
地瞻彼駿骨實惟龍媒之句坡公九馬讚言
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子美所為作詩
者也其辭云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頌
偉哉九馬讀此詩文數篇直能使入方寸超
然意氣橫出可謂妙絕動宮牆矣夢弼曰圍
人掌養馬太僕掌車駕容齋續筆云老杜丹
青引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或
以為畫馬奪真圉人太僕所不樂不然圉人
太僕蓋牧養官曹及馭者而黃金之賜乃畫
史得之是以惆悵杜公之意深矣又觀曹將

軍畫馬圖云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
人索亦此意也夢弼曰韓幹大梁人善寫貌
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王右丞維見其畫
推獎之官至寺丞楚詞志坎壈而不違注不
遇貌壘切
盧感切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

公自注新除司議郎

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荆門

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正是炎天

闊那堪野館踈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

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悶能過小徑自為摘
 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
 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
 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弊
 廬洙曰漢博望苑武帝為戾太子置之使通
 以李布新除司議郎故用博望苑事洙曰後
 漢周景為豫州刺史辟陳蕃為別駕蕃不就
 景題別駕輿曰陳仲舉座也洙曰內熱字出
 莊子黃牛峽名修可曰畫鷁者船頭畫為鷁
 以厭水神洙曰郭璞江賦盤渦谷轉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
 五繩橋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
 熯宮闕尚蕭條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
 圖遭污辱斥窟可焚燒謂宮殿會取干戈利無
 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落日思
 輕騎秋天憶射鵬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

洙曰牙帳則元帥建牙旗於帳前也鶴曰防
 秋近赤霄言列戍西山三城之高也洙曰雪

嶺卽西山繩橋在岷江史記越王勾踐反國
苦身勞思飲食嘗膽不忘會稽之耻龍泉楚
王劔名也趙曰書有三輔黃圖言秦漢宮苑
制度洙曰長楊賦西歷月窟西域傳斥候百
人五分之夜擊刁斗自衛漢光武拜馬武捕
虜將軍明帝初復拜武捕虜將軍霍去病爲
嫖姚校尉修可曰北史斛斯光工騎射嘗射
一大禽形如車輪而下乃鷗也邢子高曰此
真射鷗手當時號爲落鷗都督趙曰
漢明帝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青絲

鶴曰此詩言僕固懷恩反以兵合吐
蕃入寇趙曰南史侯景傳初童謠云
青絲白馬壽陽來及景之叛乘白馬
青絲以
應識

青絲白馬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

主放妃嬪。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

時。十月卽爲壘粉期。書生張皇軍國願幸功

始。祖也。至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

墀。傷哉。希曰肅宗復京師出宮女三千人

殿前兵馬謂神策軍。趙曰十月卽爲壘粉期

告以必破。亡之證也。洙曰萬一皇恩下玉墀

時降者皆受節鎮河
北之患自此起矣

黃河二首

鮑曰是詩前篇謂吐蕃入
寇後篇謂嚴鄭公軍按史

是年鄭公復節度劔南破吐蕃七萬衆于當狗城遂收塩川加檢校吏部尚書

黃河北岍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岍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

揚旗

公自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夢弼曰按元稹誌公墓云劔南節度使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

又按嚴武是年九月與吐蕃戰于當狗城敗之故公初在幕中因觀揚旗而作此詩真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駝駝揚旗旌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颯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前言俯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

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

休適蠻與荆

鄭曰駢馬搖頭也上布可切下五可切趙曰三州陷犬戎言

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歌坐穩冷石

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杯君不

見醉已遣沈冥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廣德三年秋成都府幕中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

梁棟秋窮途愧知已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

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

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

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

洙曰張良願借前箸以籌

趙曰公謂晚年得預嚴府參謀也趙曰禮

寬心有適謂嚴武待以禮數之寬病微瘳公

素朝秉政日吾當遂歸計矣希曰舊丘指長

安故居也

奉和嚴鄭公軍城早秋

夢弼曰按編年通載是年

九月嚴武破吐蕃于當狗城遂收鹽川城

秋風嫋嫋動高旌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

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

希曰抱朴子外篇軍在太一玉

帳之中不可攻也鶴曰滴博西山城名雲間以言其高也高適上疏所謂在窮山之巔公

西山詩轉粟上青天是也蓬婆乃吐蕃城名在雪山之外故云幾欲奪之矣

軍城早秋

鄭國公嚴武

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雪滿西山更催

公看雅氣

飛將追騎虜莫遣沙場匹馬還

洙曰漢匈奴號李廣

為飛將軍修可曰公羊傳匹馬隻輪無返者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踈雨過高城葉心朱

實堪時落

堪者不甚也

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

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

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趙曰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之陽夢弼

曰晉山濤吏非吏隱非隱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
逐花低老去叅戎幕歸來散馬蹄稻梁須就
列榛草卽相迷蓄積思江漢頑踈惑町畦有久
意出蜀不曉人事分爾暫酬知己分還入故
我殆幕中不合故
林棲鄭曰先見切洙曰曹子建詩俯身散
馬蹄蒼舒曰莊子彼且爲無町畦亦與
之爲無町畦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挈帶看朱紱開箱
覩黑裘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松菊新霑
洗茅齋慰遠遊洙曰公爲尚書員外郎服
緋故用赤紱也挈一作攬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
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萬事干戈
裏空悲清夜徂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噓以
爲賦景則淺以爲興比則長
作者於景未有不兼也王直方詩話東坡
云司空表聖自論其詩以爲得味外味綠樹

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此句最善又云碁聲花
院閉幡影石壇高吾嘗獨遊五老峰入白鶴
觀松陰滿地不見一人惟聞碁聲然後知此
句之工但恨其寒儉有僧態若杜子美云暗
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啼四更山吐月殘夜
水明樓則才力富健去表聖之流遠矣

遺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魚竿自比太公清秋鶴髮翁胡為來幕

下祗合在舟中仕宦失志不能決絕如此黃卷真如律青

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專

歌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

疇昔論詩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剪拂

念途窮露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

網直作鳥窺籠不得志之語西嶺紆村北南江繞

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圻

杯乾甕卽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信夏讒之態可念

大簡遂忽忽曉入朱扉啓昏歸畫角終不成

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鵲愁銀漢駑駘怕錦

鳥鵲語言不
物不堪憐大任

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

即據槁梧而瞑

○趙曰上官指嚴武公在幕府得關通於上
官矣洙曰龜觸網用史記龜策傳神龜抵網
而遭漁者得之鳥窺籠用潘岳秋興賦池魚
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師曰西嶺南江述
浣花里之景也洙曰束縛者言性本疎散也
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
之老公有望於嚴武
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
聲悲自語中天月益誰看沈著風塵荏苒

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
強移棲息一枝安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
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
露乘月坐胡牀

送舍弟穎赴齊州三首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此行何日到送汝

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

見衰白意都迷

趙曰徐關齊地言弟自岷蜀起發而之齊耳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苦形容

老病催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東

北齊州安在哉

鄭曰荆州有一柱觀土人呼為木履觀洙曰成都有望鄉

臺乃隋蜀王秀所創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去傍干戈覓來看

道路通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莫作俱流

落長瞻碣石鴻

鶴曰按公作范陽太君盧氏墓誌盧氏所出有適會稽賀

搗會稽瀕於海也

趙曰齊州近海則是山東

矣洙曰趙武靈王好胡服士皆短衣洙曰劉

孝標廣絕交論附騏驎之旄端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細聲聞玉帳踈翠

近珠簾未見紫煙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

丈歌蓋擁高簷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
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翦

伐會見拂雲長

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世所共知櫻桃初無

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

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荆公梅

詩有云少陵為爾添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

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

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

綴沙草得微茫嶺鴈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

紅洲藥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

為霜秋成玄圃外景物洞庭傍繪事功殊絕

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

夢弼曰禹

貢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寰宇記沱水在成都府新繁縣誠齋詩話云老杜山水圖云沱水

臨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

梁此以畫為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

雨郭熙山此以真為畫也洙曰秋成一作秋
城太傅謝安也安雖受朝寄東山之志始末
不
渝

幽贊興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公自注池在府內蕭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

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

鷺為伴宿清溪鄭曰駛苦史切疾貌也趙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自遣

悶有作奉呈後如詠竹泛舟觀岷江
畫圖至北池臨眺皆分韻賦詩其情
分稠密如此而史謂嚴武中
頗銜之不知何所本而云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獨鶴先依渚衰荷

且映空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

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

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異方初豔菊故里亦

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

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本中

補參軍身乏一作參軍事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

息出處遂何心

鶴曰按是年十月嚴武攻吐蕃鹽川城克之公在幕府故亦衣戎衣也趙曰日有習池醉謂陪嚴武出也愁來梁甫吟公以諸葛亮自比也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

掉尾鯨透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客云充君

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

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

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

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

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

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

豪直阻兵

却其贈錦復引近年李昔聞黃金

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

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媿客茹

藜羹本一作翠織成夢弼曰廣雅天竺出細

言織紋也韓曰大哉萬古程程謂法度趙曰

珠宮指言龍宮也楚辭具闕兮珠宮希曰按

舊史李鼎嘗代崔光遠為鳳翔尹充本府及

秦隴觀察使宋曰來瑱嘗為襄陽節度使裴

茂稱瑱倔強難制宜早除之後貶播州尋賜

死左傳州吁阻兵而安忍宋曰蘇季子位高

金多趙曰莊子藜羹不糝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劔南思洛陽青袍白

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

覺棣萼一別永相望語極有興愁極本憑詩遣興

詩成吟詠轉淒涼夢弼曰金谷園銅駝陌豈

乎劉禹錫楊柳詞云金谷園中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

挂新圖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

上集卷二

思有味冉冉下蓬壺夢弼曰淮南子匡牀弱席非不寧許慎注匡安

也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

恨空聞自傷足力之不能繼也上句范蠡舟偏

小王喬鶴不羣此生隨萬物何處出塵氛夢弼

曰孫綽天台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古聖之所由化神仙之所窟

宅洙曰范蠡為越破吳功成名遂乃乘扁舟泛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鳴夷子趙曰其圖必

畫舟與鶴故以范蠡王喬比之王喬鶴事注見前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岼

繞微茫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浮查並坐

得僊老暫相將總是好語○夢弼曰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

海查上有光若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挂星查羽仙棲息其上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鶴曰鄭虔蘇源明是年相

繼而亡八哀蘇源明詩中云榮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亡不重見喪亂

獨前塗是中有甚悲者豪俊人誰在文章掃地無羈

遊萬里闊凶問一年俱白日中原上清秋大
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去
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
嗟何及銜冤有是夫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
徒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班揚名甚盛嵇
阮逸相須會取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
必展廊廟偶然趨勝決風塵際功名造化鑪
從容詢舊學慘淡閱陰符擺落嫌疑久哀傷

志力輸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童稚思諸
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噓瘡

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

榛蕪鶴曰蘇鄭之死適值歲歉按舊史廣德二年自秋及冬斗米千錢故詩中云穀

貴歿潛夫八哀源明詩亦云嗚呼子逝日始
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周喪盡餘喘又此詩
末云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瘡痍老蜀都
瘡痍老蜀都蓋公自叙此時展轉歷綿梓閬

間而復來
成都也

去矣行鶴曰公在嚴武幕中賦去矣
行明年正月果歸溪上鮑注

以爲天寶間公在率府數上賦
頌不蒙采錄欲辭職而賦此非

君不見鞞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鷲

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覩顏豈可久在王

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興託

矯矯今人必以一飽爲諱所謂掇皮皆真○

洙曰鮑明遠詩昔如鞞上鷹今似檻中猿魏

志呂布因陳登求徐州牧不得布怒登喻之

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饑則附人

飽則颺去史滑稽傳注鞞臂捍也前漢志藍

田山出美玉長安魏書李預傳預居長安每

羨上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

得若環璧者百餘皆光潤可玩預乃以爲屑

日服食之

集千家註杜工部詩集卷之十一

書

書

集子家語林田流經集卷八十一

身
目
文
期



